

最喜欢的金庸小说人物

可以说金庸是年少时的情感教科书,侠之大道的启蒙者;更从他那里知道了儒家的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。有时候和别人说起来喜欢怎样的人,也会说,最强也最骄傲的,比如萧峰。女子呢?比如赵敏。

和朋友闲谈,有时会觉得金庸之于国人,甚至大到了可以当心理测试的地步,那么多纷繁复杂的爱恨情仇,雄图霸业,林林总总,尽在这二三十本书中,是一个缩微而又丰富的自成体系的武侠王国,更是情天恨海变化无穷的风月宝鉴。唯一差可比拟的只有《红楼梦》。但红搂除了宝黛钗,其余人物多半不够讨喜,而金庸胜就胜在样本库更齐全,“飞雪连天射白鹿,笑书神侠倚碧鸳”,熟读十四本之后,喜欢谁不喜欢谁就成了性格测试纸。以此分断个人性情,可交与否,准确程度当在星座和血型之上:喜欢程灵素的,断难心仪黄蓉。喜欢杨过的,也绝不甘自比郭靖。扫地僧和马夫人,段誉或南海鳄神,更是一类典型人物的代表。闲谈之间,每逢听到有人赞一声萧峰杨逍赵敏,立时视为同道,那种快速相认同类的喜悦,也非其他阅读可以带来。金学流毒之深,传播之广,由此可见一斑。

八年前曾在豆瓣写过一篇关于金庸的小文。仓促间,也不能比当时说得更好了。

个人最喜欢的金庸主角前三位为:杨逍、萧峰、赵敏。排名不分先后。倘若名单增至前五,则再加上丁典、金蛇郎君。五人名单和三位名单体现出来的个人趣味泰半一致:丁典之硬汉柔情好比萧峰,犹如晴雯之于林黛玉,只是英雄豪气相近,格局气象略小,而个人与时代的不兼容悲剧性相同。再细较之,丁典比萧峰更多了几分文人风骨,怜花心肠。而萧峰对慕容复那

句:我萧峰大好男儿,岂与你齐名!一声断喝,豪气干云,至今思来,仍觉血脉偾张。塞上牛羊空许约是金庸笔下最大的悲剧之一。因阿朱出场太少,人物面目尚未清晰已经告退,在此不表。

金蛇郎君和杨逍为我所喜,则只为情之一字。都看似霸道,实则深情。金蛇郎君是武侠里的彼得潘,永远也长不大的小飞侠。只看他掳走至仇家女儿温仪之后的行止就知——此处描写和杨逍与纪晓芙的奇情一般,同样都来自女主角追思过往心荡神驰的自述。

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,章名《逾墙搂处子,结阵困郎君》,和《倚天屠龙记》里杨逍纪晓芙初遇一章回目《不悔仲子逾我墙》几乎一样——也足见金庸创作时实有心要将二人归为一类,杨逍和金蛇郎君,本就是镜之两面,宝剑双刃,交相辉映,互为补充,倾倒温纪的同时,倾尽天下小女儿心。我一直疑心93版《倚天屠龙记》的编剧杨佩佩曾借鉴过《碧血剑》里金蛇郎君对温仪百般温存而温亦芳心暗许的描写,否则以《倚天屠龙记》书中寥寥两段,怎编得出那样一段荡气回肠的绝恋?而杨逍之女杨不悔,则是金庸小说里起的最虐人心、却又足以荡气回肠告白天下的名字。书中两次关于她名字的书写都极富戏剧性:第一次是纪晓芙死后不久,张无忌费尽千辛万苦,将杨不悔送至坐忘峰杨逍处。第二次则是众高手围攻光明顶,殷六侠拔出剑来要杀死当年夺妻之恨的对头时,一个女孩子跳出来挡在面前。

两次自报家门,两个男人皆为之心神俱碎,而后者只是再次直面失败,前者才是天人永隔生不如死的至恸。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。那一刻,心碎的自然不只是杨逍一人。

我倾心杨逍,很大原因来自当年

93版的演员孙兴。陌上少年,风神俊秀,眉目如画,言语气势间睥睨众生,世人皆谓之可杀却不屑作片语解释;为一个囿于名门大派的女子,却甘愿一生孤独,昆仑坐忘。杨与纪在旅店共度的第一夜,杨逍一脚踢开窗户,自贵妃榻上坐起身来,朗声念道:纤云弄巧,飞星传恨,银汉迢迢暗度。柔情似水,佳期如梦,忍顾鹊桥归路。两情若是久长时,又岂在朝朝暮暮!彼时我方十一二岁,情窦未开,这首词赫然便成了发蒙之金句,一生中倒背如流的唯一一首宋词。

杨佩佩拍武侠,骂声无数,然而她一辈子只拍对一次也就可以了,用如斯之孙兴,演如斯之杨逍,恰如天作之合,旷古绝今,天下再无人可取代。短短几小时的情仇恩爱,足可演尽两个人的金风玉露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;亦足以使得整整一个时代的少女为之心神俱碎,泪飞作雨,从此视杨逍为梦中情人,念兹在兹,永世难忘。孙兴半世谐谑,总演二流配角,无数人也为之扼腕。然而我私心但愿,他不能也不必演出比杨逍更好的角色,还有什么角色可以如此芝兰玉树,如鹤立鸡群?又如此亦正亦邪,直断人肠?只有演员半红不黑,如此方可元神莫辨,天人合一。我不承认任何一个他人演出的杨逍。他就是杨逍。

我却从来没有在电视上看过恰如其分的萧峰,正如从没有看到符合想象的阿朱。

千言万语,尽作一个谢字,感谢查老曾为我们书写的一切。他以一己之肉身,参与建构了整整几代人的集体记忆,实是伟大到几乎有如吃饭穿衣一样平易又不可或缺的功业。我们很难想象没有金庸的这五十年武侠文学、影视荧屏和寻常人心究竟会如何。

(选自《新民晚报》)



网海观潮

2018年十大流行语

2018年12月3日,《咬文嚼字》编辑部公布了2018年十大流行语,“命运共同体、锦鲤、店小二、教科书式、官宣、确认过眼神、退群、佛系、巨婴、杠精”入选。

黄安靖:流行语的评选和词频统计并不完全符合,因为我们不希望评选出的词“大家看一眼就过去了”,而是更希望评选出有一定延续性、语言上有创新的词。流行语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,从流行语中可以窥见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。紧扣时代特征,正确反映民情民意,弘扬积极健康的社会价值观,是我们评选年度流行语坚持的社会学原则。

别让限酒令沦为一纸奇葩规定

近日,有媒体报道称,陕西西安翻译学院出了个新规定,禁止学生在校学习和生活期间饮酒,并表示会安排学校相关人员在校门口检查学生是否喝酒,引发网友争议。后来,校方出面回应,这份规定早已有之,只是学校近期对其加强了管理。

张扬: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,制定此项规定的初衷,应该是出于管理教学秩序、维护校园环境、保护学生身心健康的角度考量。但如此一刀切的管理方式,逾越了学校管理与学生个人权利之间的界限,其可行性也有待商榷。大学是年轻人社会化的重要节点,引导学生形成自我管理的能力,是开展高等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。所以,引导学生正确看待酒与酒文化,普及健康饮酒常识,也传递给学生更积极健康的人际交往之道,为其树立基本价值判断标准,限酒令才不会沦为一纸奇葩规定。

吴承恩故居挂满六小龄童照片,“喧宾”别“夺主”

近日,有网友指出江苏省淮安市吴承恩故居内陈列吴承恩事迹及史料很少,却有大量六小龄童的画像、雕塑、展品。对此,六小龄童本人回应,“我只无偿捐献我的展品,不参与吴承恩故居纪念馆包括悬挂我的照片在内的任何具体工作,且分文不取”。吴承恩故居纪念馆官网也发布情况说明称,六小龄童系吴承恩故居纪念馆名誉馆长,网传纪念馆内“挂满六小龄童照片”与事实不符。

闵萧:不管具体内情如何,从网友曝光的视频看,吴承恩纪念馆区域内确实有不少关于六小龄童的印记。客观来说,86版《西游记》已成为几代人的经典回忆,尤其是六小龄童所塑造的孙悟空荧幕形象对于名著《西游记》的大众传播,应该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。在这个意义上,纪念《西游记》原著作者吴承恩,或许的确难以完全抹掉经典影像中的叙事。只不过,这其中的“度”在哪里,需要好好把握,至少不能给人以“喧宾夺主”之感。

(选自《文摘报》)



学林漫步

唐朝为诗歌付出的代价

以诗赋取士,诗歌成为唐代科考重要部分。据学者统计,北宋王安石编《唐百家诗选》中近百分之九十的诗人参加过科举考试,进士及第者六十二人,占入选诗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。而《唐诗三百首》中入选诗人七十七位,进士出身者四十六人。

唐诗写作中包含了不同于贵族等级制度的智识等级制度。它并不主要对公众说话,它是同等学识、相似趣味的士子、进士们之间的私人交流。即使白居易悯农,他也主要是说给元稹、刘禹锡听的,然后再传播给其他读书人,或者皇帝也包括在内。即使没文化的老太太能听懂白居易浅白的诗歌,白居易也并不真正在乎在老太太们中间获得铁杆粉丝团。他是官僚地主。他在从杭州寄给元稹的诗中自况:“上马复呼宾,湖边景气新。管弦三数事,骑从十余人。”自杭州刺史任上离职后,他在洛阳营造的宅园占地17亩。白居易

是居高临下的人。他诗歌中的日常有限性、私人叙事性、士大夫趣味、颓靡中的快意、虚无中的豁达,根本不是当代人浅薄的励志正能量贺卡填词。

唐朝成为了诗歌的时代,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——没有大思想家的出现。在唐朝,喜欢动脑子而不是仅仅抒情的人有韩愈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李翱等,但他们都是灵感式地思考问题,没有系统,不是结构性的思想家。在思想史上,韩愈占据重要位置,但韩愈本人的思想书写说不上深入和广阔。所以苏轼说唐朝人“拙于闻道”。唐朝的佛经翻译和史学思想成就高迈,但没有出现过战国、两汉、两宋意义上的思想家。唐人感受世界,然后快乐和忧伤。唐人并不分析自己的快乐和忧伤。冥冥中唐人被推上了抒情之路。吕思勉在《中国通史》中说:“与其说隋唐是学术思想发达的时代,不如说隋唐是文艺发达的时代。”

(摘自《唐诗的读法》西川著)

